

海派思路解读新话剧

《资本·论》的演出此前一直在上海，这是第一次进京。“不能不提南北市场的差异。”田水说，“海派文化偏浪漫与小资，上海人更关注身边的事儿，同时作为外阜开放最早的地区，外国戏特别受欢迎。上海话剧正是海派文化的突出代表，而北京则信息量大、从业者多，各种条件得天独厚，京派艺术家做出来的戏更偏博大与宏观。”

在田水看来，南北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剧本创作可能有所不同。但这不同正是希望所在，通过对话和交流，都有改变和调整，让观众看到新鲜与不同寻常。让话剧走进生活，剧场成为生活方式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靠演员推动故事

舞台剧《资本·论》创作于2010年，历时近5个月。第一轮演出时编剧喻荣军、鬼才导演何念强强联手。本轮《资本·论》的复排由田水执导，从最早的“徐峥”版中的女主角到此次青年演员刘炫锐版的复排导演，田水在“资本”的舞台上实现华丽转身。

与别作相比，《资本·论》最大的不同在于题材与样式。编剧喻荣军曾坦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出主题先行的作品，而这个主题早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回忆起创作初期，田水说，“资本论剩余价值的观点刺激了创作灵感。生活节奏快，资本运作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资本不是概念化而是和所有人息息相关。追逐资本的游戏是双刃剑，利润与成功的另一面是对自己的伤害，我们要通过好看、具象的舞台形式来传达深刻的哲理和内涵。”具象化的表现颇费心思，同时又融合进来音乐剧元素，主创团队每天都在否定自己。整合舞美、服、化、道乃至音乐、舞蹈的编排，也都在一部“推土机”的指挥下，“不行就

立刻推倒重来”。这部“推土机”便是执导首轮演出的“80后”新锐导演何念。

此次进京展演，在复排上虽无大方向的改动，但不同演员推动故事细节变化是最大的看点。“《资本·论》没有固定的男主角，第一轮徐铮以本名演出，第二轮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王勇，这次是刘炫锐。不同的人对资本原本就有不同解读，刘炫锐刚进剧院不久，他对资本的看法和理解，追逐梦想的感觉，必然有他的特质。”男主角的变迁，使得剧本创作并非一成不变、剧中人对资本的理解和追求，对金钱的态度都因人而异。田水相信，这样的改变也是顺应观众视角变化的，“想想看，做这部戏到第三轮演这部戏，三年的时间跨度客观存在，社会已经发生了那么多变化，观众对资本的认识必然随之变化，戏才能更合理更真实。”田水坚信，真实的戏才可能有共鸣，才会更吸引人。

跨界将是一大趋势

用这样一部同名巨著为灵感线索，以黑色幽默的表达方式来做话剧艺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

尝试不能不让人称奇，但设计与构思又在情理之中。“其实话剧可以尝试多种方式推进。”田水说，“近年上海话剧中心不断在尝试用舞台艺术改编翻拍影视热播和经典剧目。”

“银幕、电视和舞台并非独立区域，它们是可以结合的。我们也会专门请影视演员来演话剧。”田水说。影视与舞台艺术的跨界合作在伦敦西区 and 百老汇早有成功先例，从《舞出我天地》、《妈妈咪呀！》、《猫》等到新近的《悲惨世界》，都有相当可观的借力效应，“电影电视的传播力强于舞台剧，但是现场感弱。以《失恋33天》为例，亲身坐在剧场看舞台表演，尽管内容上差不多，但感染力却是看电影无法比拟的。”

去年9月田水执导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版《失恋33天》在上海第一轮演出过半，全国巡演的邀约就纷至沓来，年初话剧版《步步惊心》开演前票房总量就销售过半。更早之前，根据1957年的电影版改编的《男人来自地球》以及《12个人》等都曾在上海话剧市场掀起不小的风潮。

“有位观众四次买票进场来看《12个人》。这已

经不仅仅是观赏，而是一种体验，把自己当成陪审之一。银幕和荧屏有天然的无法超越的隔阂，难以融合其中。而话剧的舞台感染力是这二者都无法比拟的。作为创作的分支，小说、电影、电视改编成话剧无疑是话剧艺术发展的方向之一。”但田水也坦言，“并非所有戏都能跨界合作。观众对于此类作品的热衷度并不完全取决于之前品牌的知名度，观众更希望看到相同情景、风格、角色演绎出新内容。所以，这类作品上演后的口碑才是真正能吸引购票的关键。”

“对于跨界，我只想说不敢尝试，把一切都关在门外。专业的戏剧训练固然不可少，但对角色的把握更重要，重要的是从角色出发，合适的人演能匹配的角色。至于完全靠明星抢票房，吸引眼球的‘跨界’，是对艺术不负责任。”

音乐剧火候尚浅

跨界，田水自己也在尝试。曾作为主演参演亚洲联创音乐剧《妈妈咪呀！》的经历，让她对话剧中音乐元素的运用乃至纯音乐剧的制作都有着更为

深刻的感触。她也对那些有意跨界的年轻人提出中肯的建议：“话剧虽然和音乐剧在表现形式上有相似的地方，但归根结底还是不同的。因此我认为演员在音乐方面要有一定的基础，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唱歌，演员必须对音乐有所理解，掌握如何通过歌声来表达感情。此外还要有体力上的准备，要将音乐、舞蹈、戏剧以及体力都综合协调一起才行。”

据田水介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近年已经开始尝试一些小型音乐剧，“比如原创的音乐剧《马路天使》和与芬兰合作的音乐剧《绯闻绯闻》，以及改编自国外的音乐剧《I love u》等”。田水说，“虽然目前国内音乐剧刚刚起步，但我们认为音乐剧将是上海舞台必不可少的剧种。我们也有意识地招募了一些发展更为全面的年轻人，在培养他们的同时做人才储备，我们希望年轻的戏剧演员能够多接受音乐剧的训练，这对于成长为一个全面的舞台表演人才是有帮

助的。”

话剧演员是否能演好音乐剧，这可能是观众普遍存有疑虑的地方，对此田水认为非常正常：“我们毕竟没有系统地学过声乐，观众有怀疑我们非常能理解，但音乐剧毕竟不是歌剧，它更多地属于戏剧的范畴，对于声乐方面的要求并不高，所以话剧演员会更容易介入。一般在话剧舞台上，中年演员基本是挑大梁的中流砥柱，主演《妈妈咪呀！》中文版，田水切身感觉到中年音乐剧演员的匮乏，作为为数不多的成功“跨界者”，田水认为这和之前的教育经历有关，“当年在校时，接受到的信息是，我们的专长是戏剧，只要演好戏，唱歌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更像是个人爱好。但是现在年轻人接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学校对于综合素质培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会跳会唱会演，再过十年当他们成为中流砥柱的时候，中国音乐剧必将全新胜景。”

北京商报记者 姜琳琳

艺术鉴赏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向来以浓重的悬疑色彩著称，此次由她同名短篇小说改编、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主演的话剧《原告证人》也不例外，然而戏剧中揭露出的爱情的残忍以及人性的迷失倒是更令人深思。

其实话剧在刚开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皇家律师威尔弗里德爵士像往常一样，迎来了又一个“不好啃”的官司——经济拮据的年轻人伦纳德·沃尔被怀疑谋杀一位刚刚修改完遗嘱的老妇人，而遗嘱的最终受益人正是伦纳德。所有的证据都对这个“被冤枉的”嫌疑不利，但是他的“淳朴”与“天真”又让人不愿相信他就是真凶。

就在观众们开始与戏剧赛跑猜测到底谁才是杀人犯时，这间摆满了古老英式木家具的房间突然变成了一个庄严的英式法庭。不需要转台，甚至不需要黑场，就在观众眼皮底下，几件家具的重组轻松成就了起居室与法庭的完美转换。就在观众目



瞪口呆之时，从剧场的各个通道间涌出了陪审团成员、控辩双方律师、法庭书记员、狱警等浩浩

荡荡几十人，他们边从观众席间穿过边讨论着案情。此刻，置身其中的观众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戏剧的一部分。

法庭上，律师们针锋相对，不仅逻辑缜密，而且语速极快。惊人的台词量难不倒上话的老戏骨们，但可能由于这是该剧进京的首场演出，表演中多次出现了打磕巴的现象，好在瑕不掩瑜。其实，侦探小说最让观众津津乐道之处就在于在真相公布于天下之前猜对结果，而这样的快感正来源于舞台上演员们表演的细节。无论是耳背、有些粗手粗脚的女管家不经意间展现出的左撇子特点，还是心机重重的德国妻子罗曼在法庭上对丈夫伦纳德展现的无比冷漠，甚至

因为爱情

是边听对方律师的申辩边垂头喝酒的威尔弗里德爵士……每一个小细节中似乎都透露着重要的讯息，让观众更加认定，这个人就是凶手。

然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局。就在众人以为罗曼的阴谋而唾弃、为伦纳德洗清冤屈而叫好时，剧情急转直下。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冷漠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如此痴情的心，罗曼在她认为忠贞不渝的爱情里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它无关于任何利益，即使到最后一无所有、背负骂名，也要打掉牙齿和血吞，一切都只因为爱情。就在惊叹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结局之时，也不免感叹为何戏剧中

被爱情冲昏了头的女人们总是充满着悲情色彩。《奥赛罗》中的主人公苔丝狄梦娜视丈夫为生活的全部，受到丈夫的猜忌与辱骂也没有半点反抗，反而检讨自己，直到被丈夫扼杀；《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迷恋公爵奥西诺，甘愿女扮男装成为奥西诺的仆人，并无私地为他传递给情人的书信。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传统对女性的价值判断。她们的付出只为让心爱之人获得幸福，哪怕这种幸福建立在自己的痛苦之上。突然想到一句歌词：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北京商报记者 刘小艾/文 苏冠名/摄